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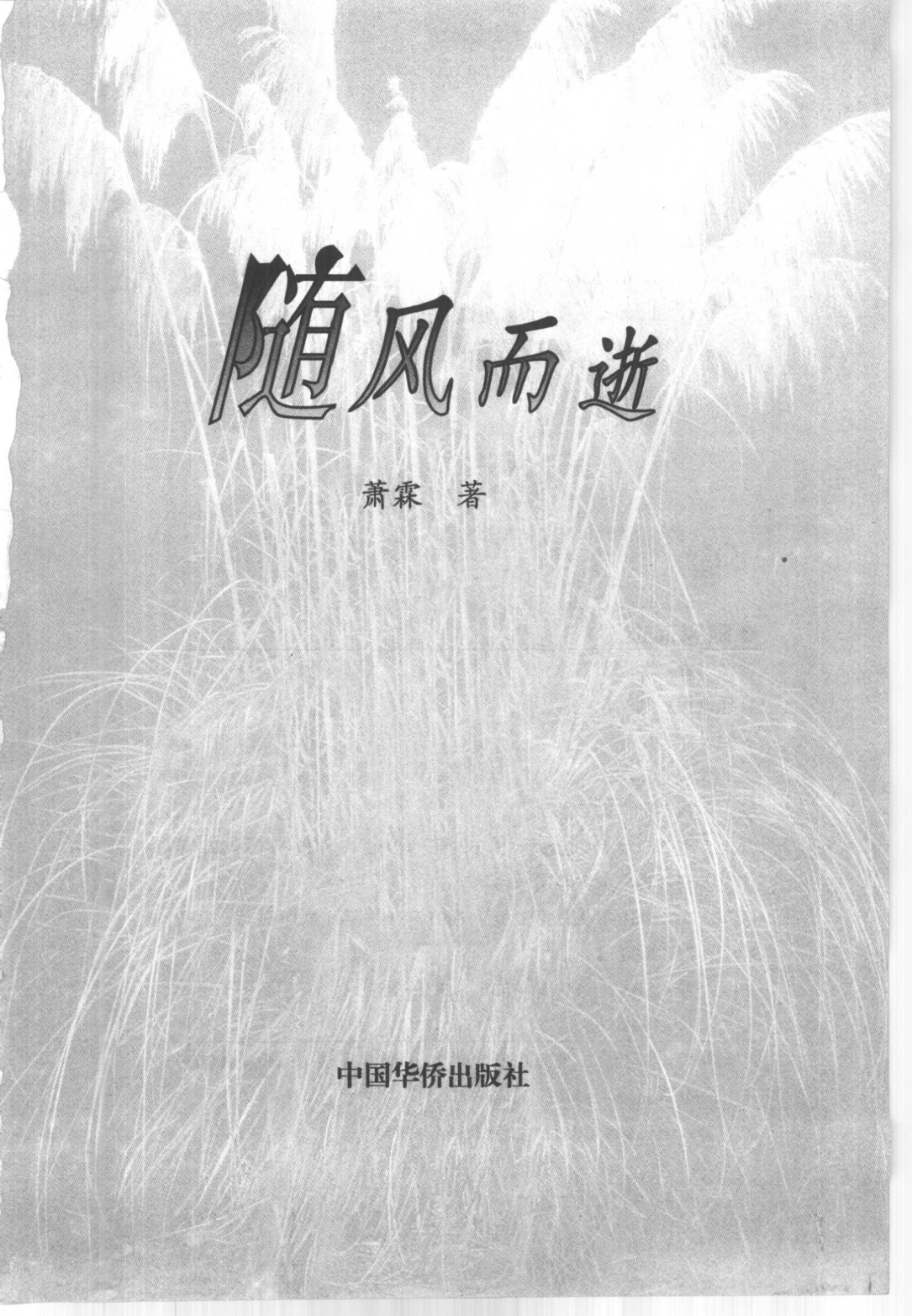
■ 萧霖·著

■ 中国华侨出版社

随风而逝

眼前灯火笙歌直到收场犹绚丽

背后湖光山色偶尔退步亦清凉



随风而逝

萧霖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风而逝/萧霖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8

ISBN 7 - 80120 - 536 - 7

I. 随… II. 萧…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2001)第 044685 号

● 随风而逝

著 者/萧 霖

责任编辑/王冰冰

装帧设计/李志国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开 本/88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10.125 字数/222 千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印刷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120 - 536 - 7/I · 88

定 价/16.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E - mail: overseashq@sina.com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64443051

NABP8/01

内 容 提 要

林晓抒是一个内心热情奔放、感情细腻的女人，丈夫事业心强性格却内向、封闭。为了儿子，他们彼此厮守着无爱的婚姻。林的女友柳新娜漂亮多情且绯闻缠身。林晓抒劝她改变生活方式，不料自己却与项渐明发生了致命邂逅，并爱上了他。项是政府官员，在林的感情面前，项以政治家的城府保持沉默，但他又无法割舍来自林的吸引，他炉火纯青的虚伪，居高临下的关怀，使林更深陷其中。当项渐明死后，林晓抒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走出了围城，却发现一切都会随风而逝。

序

张黎群

《随风而逝》这部长篇小说出版问世了。

这部小说，写得有意思，有趣味，有艺术感染力，读来令人喜欢。

文如其人，这部书，就是萧霖写的，作品反映了她的真情实意，显示了她的才情，可不可以这样说，该书只能出自其手笔。

作为小说作者，无论他是否愿意负有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感，小说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现实生活，无论反映的是何种生活。小说就是写人，写人性和人的命运，通过一些吸引人的故事说出作者想说的话。这些意思或深或浅，或隐晦或明显，都要通过小说表达出来，让读者产生共鸣。

萧霖在这部作品中，倾情刻画塑造了追求理想，立德修身，以报国为民为己任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似乎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悲壮，因此，我们读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些让人心灵悸动的东西。

萧霖自谓写这部小说是捧出了一颗心，她笔下的爱情，汹涌澎湃，却又受着道德的桎梏，引而不发，像一曲爱情的

绝唱，令人扼腕叹息。看到她的小说，让我想起多年以前的萧霖来，那是在文革初期，萧霖还在上小学，我作为黑帮、走资派天天被批斗，住在距她家二十米的一间小屋子里。一天早上，我看见一位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冲她爸爸喊：“赵**，实在懒，光吃饭，不洗碗！”我对王玉茹说：“这小姑娘多可爱啊！”后来我被送进剑阁县武连“五七”干校劳改，不时见着她，她每次见了我总是很警惕的样子，跟着一帮小孩在我门口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九八一年的一天，我收到萧霖从江西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回忆了童年在干校的往事，谈了很多自己的感想，跟我成了忘年交。

现在萧霖写起小说来了，这部小说的文字干净朴实，意蕴深远，怀有深情，值得一读。我期待看到她更多的作品。

MULU 目录

- 1/第一章 车站
- 14/第二章 蓝调小屋
- 23/第三章 聚会
- 33/第四章 日记里的孤独
- 43/第五章 雪地音乐酒吧
- 51/第六章 渴望奇遇
- 59/第七章 婚姻习惯
- 69/第八章 众里寻他千百度
- 85/第九章 狗日的药水
- 93/第十章 关梓大厦之争
- 100/第十一章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 113/第十二章 文昌庙许愿
- 125/第十三章 有朋远方来
- 134/第十四章 爱到八十岁
- 143/第十五章 纯正的友谊
- 159/第十六章 孤掌难鸣

169/第十七章 不跑不送 原地不动

181/第十八章 政治家的风度

203/第十九章 比萨斜塔

211/第二十章 升迁

224/第二十一章 我是寡妇我怕谁

231/第二十二章 死亡剪彩

240/第二十三章 直到收场犹绚丽

251/第二十四章 情殇

261/第二十五章 有偿堕落

271/第二十六章 青烟送人归

275/第二十七章 四十三床

283/第二十八章 举报信

298/第二十九章 陌生女人的电话

307/第三十章 福至心灵的顿悟

312/告别纯正(代后记)

第一章 车站

因为丈夫余诗敏还要等两天才正式放春节假，不能跟林晓抒和儿子一起走，所以林晓抒领着儿子心心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直奔火车站售票厅时行色匆匆，脸上有点儿两口子吵了架赌气的意味。如果不是表情缺少一点柔顺，又提着个相当不轻的包，林晓抒倒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女人，她面容姣好，体态匀称，顾盼有风，褐色的眼睛目光灼灼，脸上始终有一种思索和遐想混合的神气。微蹙的眉头，匆匆的步态，以及挺得高高的胸脯，仿佛在压抑某种深藏的热情和渴望，那双褐色的敏感的眼睛以及会忽然变得生动起来的表情，时时会流露出内心的骚动不宁。

林晓抒见买票的长队一直排到门外，不由蹙起了眉头。离开车的时间很近了，得找个人代买一下票才行。林晓抒的目光落在一个很精神的，四十左右的男子身上。他看上去没有邪气，但也绝不殷勤。林晓抒想，“就是他了。”即便是在求人时，林晓抒眼中也有一种

掩不住的高傲和矜持，仿佛一块沉睡的燧石，只要一碰撞就会迸发出激情和热忱。

林晓抒求的这个人叫项渐明，项渐明看了她一眼，林晓抒举止大方，没有化妆，也没有戴首饰，她的教养显然属于他熟悉的那个层次。林晓抒见他接过钱，松了口气，他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这是一个会让女人产生自卑感的男人。

一般女人都记着一个真理，那就是生物学上“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则。上车想找座位，往往本能地瞄准异性。如果外向开放一些，又长得漂亮，那就哪怕全车厢的人都站着也会有她的位置坐。林晓抒年轻时不懂得这中间的道理，等她懂了时又不年轻了。不过今天她手里捏着座号，心里踏实得很，所以也用不着运用什么法则。林晓抒的位置正好斜对着项渐明，中间隔着过道。车还没开，林晓抒和儿子玩着指鼻子眼睛的游戏。

车开动了，前面有人吵架，好像是为了争座。项渐明站起来，朝过道上一个站着的旅客招招手，“你来坐一会儿，我去走走。”

这么挤，他居然还要出去走走。林晓抒朝他瞟了一眼，忽然觉得他有点儿面熟，心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查票的列车员逮住一个丢了票的乡下老头，边推搡边骂骂咧咧。林晓抒在售票厅看见过这老头，便说：“他买了票的。”“你看见的？”列车员回头很牛气地问，要赶那老头下一站下车。回到座位的项渐明说：“算了算了，我替他补一张票。”

林晓抒忍不住看了项渐明一眼。“他哪里是在学雷锋，简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把芸芸众生放在眼里的派头。”她想。但是他打动了她，不知为什么，他看上去比较与众不

同，一种似曾相识的与众不同。一个戴大学校徽的小伙子说，“这么厉害，不补又怎么样。”

“不不，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制度本身是严格的，对任何人都不能网开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之道贵在一刀切。”林晓抒听见他一本正经地解释。

列车驶过一个个小站，每个站台都像是一种守望，像是一棵大树，上面系满了飘舞的黄手帕。家是什么？如果世上的一切温馨、幸福都来自于家，那么伤心和痛苦也一定与家有关。昨天晚上贾玲玲来了，贾玲玲发现丈夫在外面有情人，女人一受打击，就有点丧魂落魄的样子。

婚姻好像一座房子，丈夫有了外遇，房子就有了裂缝，就摇摇欲坠。有一次出差，同房间的一位大学讲师跟她讲丈夫有了外遇的事。林晓抒惊奇萍水相逢的她为什么要向自己说起这些隐私，她说她活得太压抑，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这不像中学生可以打热线电话作人生咨询，年轻主持人连婚也没有结，怎么可能解答一个历尽苍桑的已婚女人灵魂归宿问题呢。“知道彼此永远也不会有再见的机会，仅仅是旅途偶然相逢，所以都不会有心理负担。”大学讲师说。她丈夫在外面形象很好，可一旦在一起过日子了，却发现他连骨子里都浸透了自私。“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优秀的男人吗？”她愤怒地问。“可能有吧。”林晓抒迟疑地说，“优秀的男人还是有的，只是不容易碰到而已。”

她们告诉我她们丈夫的不忠、花心，可我的婚姻就很美满幸福吗？林晓抒惆怅地想。丈夫余诗敏倒是不会有外遇，他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除了做学问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的事业心在恋爱时曾经强烈地吸引她，可结婚过起日子来就

是另一回事了。就拿回家来说吧，余诗敏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即使不能一起回去，他总可以送一送她。春节火车这么挤，她又拿东西又要带小孩，而且回去父母必然要疑心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丈夫的，为什么只怕上司、同事扫兴就不怕妻子扫兴？同事可以有很多，可妻子却只有一个。不过就算余诗敏和她一起走，也会很扫兴，整整两三个小时的旅程，他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只看他的书或者靠在椅背上打瞌睡。

林晓抒瞥了一眼那个替她买票的男子，她现在可以肯定曾经见过他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他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意味，那种神气若是出现在另一张脸上，会是一种自负和傲气，可在他却是非常适合，令人见之忘俗。大学生问：“你是在北阳工作吗？”“不，我在西都，去北阳看我老婆，我老婆在北阳。”

林晓抒听见了暗笑，他说起“老婆”这样粗鲁的字眼，倒有点得意洋洋的味道，好像天下人都没有老婆，就他有一个似的。

北阳站到了，项渐明取下自己的包，他的身体挺直，动作敏捷，无声无息，当他提着包转过身，目光正好和林晓抒相对。他的眼睛不大，像是习惯地眯缝着，这使他看人时就带了一种有些恃才傲物的神气，同车厢里一张张平淡无奇的面孔相比他的脸上有一种生动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林晓抒觉得他行动起来的一瞬间，像一道优美的弧。

列车在北阳站停12分钟，下车时项渐明正好在林晓抒前面，见林晓抒抱着心心便帮着把心心接住，林晓抒正想对他说声谢谢，可他已大步走了。他看上去像个年轻讲师，又不十分像，大学讲师没有这种目空一切的架子，行动也没有

这么敏捷迅速。学者？官员？商人？他走路昂首挺胸，步子疾而有力，大概是一个人生十分得意的人。林晓抒边想边牵着心心朝出站口走去。

柳新娜正站在出站口，神气好像全体出站的旅客都在等待她亮相，所有的聚光灯都对准了她一样，林晓抒朝她招招手，新娜旁边那个妇女是来接项渐明的。她看见他那种开怀的样子给人一种向日葵一样蓬勃的感觉。“她显然是他的妻子了。”林晓抒想，这女的十分面熟，像在哪里见过。她牵着儿子走过时，她招呼道：“林晓抒，你好。”

林晓抒也对她笑笑，可一时想不起她是谁。“路建国，你总该还记得？”她提醒说。

噢！林晓抒一下就想起来了，原来这是路建国的二姐，因为路建国家兄弟姐妹太多，她一直没有搞清楚过。现在她想起来了，替她买票的男子正是她八年前在路家见过一面的路雯的丈夫，虽然她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那还是几年前，她从西都回来去红军院路建国家，路建国正跟一个男人下象棋。林晓抒在看到路建国之前先看到他，因为他正对着她通过的后院门的方向。比起路建国的英俊，他很一般，但他有种清爽，看上去十分顺眼。因为他的脸正好被一棵柚子树投下的绿荫罩住，斑驳的光线从树叶的缝隙中漏下来，使他显得有些严厉。但他的眼神中又有一种使人震撼的温和和宽容。林晓抒进去，他连头都没有抬，路建国棋下输了，额头冒汗，见林晓抒来了还死要面子，林晓抒有些讪讪地在旁边，这时再出去找路建国的二姐攀谈就不好意思了。

红军院的老头们基本还是农民本色，园子里不但有长长

的葡萄架，种着玫瑰，苹果和梨树，还种了不少蔬菜，玉米、莴笋、茄子、苦瓜、青椒，竹篱笆上还爬满了南瓜和丝瓜的藤，有几丛扁豆已爬上外面茅房的墙，扁豆下面有粪桶、扁担和木瓢。

“好了好了，不下了，女朋友来了，你好好陪陪人家。我看你的心思也早不在棋上了。”和路建国下棋的男人说。

“我以后不跟你下了，水平差太多了没意思。我基本把开局研究透了，残局没意思，关键是开局。”

“他是谁？”路建国挽着林晓抒上楼时她问。“路雯的丈夫。他父亲和我父亲是老战友。以前也在这院住过。”路建国说着将晓抒拉了过去，脸就凑了过来。林晓抒和路建国呆了一会儿，路建国的弟弟在楼下叫他去讲一道数学题，路建国的二姐夫走进路建国房间，正看见林晓抒坐在床边笨拙地织毛衣。“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儿？建国呢？”

“在楼下客厅里，他弟弟叫他讲道题，”林晓抒说，“他今年考大学。”

“这个院子里，有出息的不多。”他说。“部队的子女不如地方上的有出息。”林晓抒正是所谓“地方上的子女”，她的嘴角向上翘翘，反问道：“那你呢？”

“我？我当然比他们强。”他很不谦虚地说。他的自信有点像中学同学罗秋文，但他和罗秋文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是相当的和气，但林晓抒却觉得他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骄傲，似乎他的随和是后天训练得来的，自负却是天成的一样。

她正感觉他的气势逼人时，他又不经意地问道：“听建国说你在756厂？”林晓抒点点头，“我是学工的。”林晓抒看见他从书架上抽出来的是一本《资本论》，便说：“吃

马克思这本书的人太多了，还好有这本书，让好多人都有了学位，当了教授，不是马克思，那些人恐怕一辈子连工作都找不着。”路建国的姐夫正好是学经济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时主课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听了这话他笑了笑。

“你们家的人真够讨厌的。”林晓抒在厨房帮路建国切土豆，“架子这么大，你的女朋友来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我们在这儿帮着你爸爸做事，人家吃现成的还不愿意。”路建国听见林晓抒不满意他二姐夫，说：“管他们呢，他们走他们的，我们俩在一块儿就行。”

吃晚饭时和以后林晓抒一直没再看见路建国的二姐夫和路雯，林晓抒一直没有仔细看清他，或者说没有刻意去注意他的长相，但奇怪的是，他却给她留下了印象，仿佛头脑中很早就有某种熟识的东西，只是偶然地才被触动了一次。他不像路建国家的人，气质中有一种很锋利的东西，使林晓抒只是在目光同他对视的一瞬间就感到了强硬而有教养的意志，进而产生了想与之攀谈的欲望，事实上她还从未对哪个男子产生过这种欲望。也许除了中学同学罗秋文之外。路建国的二姐夫使她感到一种温和和强硬协调的气质，大概仅仅因为他看上去更成熟一些而已。

林晓抒见着路雯并没有什么发窘的地方，反而有点高兴，因为她听说过，路建国东挑西拣，去年才结了婚，而她手里却牵着个很棒的儿子心心。

“她有这样一个丈夫倒是天生的福祉。”林晓抒瞟了一眼项渐明想。项渐明微微颌首朝她笑了笑，其中温和的成分令林晓抒一震。

林晓抒走出检票口笑着伸手握住新娜。“你怎么来了？”新娜说：“我来接我姨妈。”林晓抒说：“我还以为

是来接我呢，原来是接姨妈。”新娜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敷衍着说：“哪天我来找你。”

“等一会儿她就该跟他说路建国当初是如何甩了我了。”林晓抒看着路雯和项渐明的背影想。嘴角浮起一个自嘲的笑容，捋了把头发，牵着撒了一大泡尿的儿子，昂首挺胸地朝车站广场走去，偌大的北阳新站，顿时给她一种温馨的、振奋的感觉。

林晓抒牵着儿子走出车站，迎面接触到北阳的风情谈吐，不由生出一点儿兴奋。车站广场周围柳树婆娑，一溜红色的夏利出租车等候在出站口前，圆型喷水池在阳光下反射着七彩，水不断涌向天空又轻柔地跌下来。

林晓抒的母亲正和小保姆在公共汽车站等他们。老太太抱着外孙亲了一下，果然第一句话就问：“诗敏怎么没回来？”

“他单位聚餐，后天才能回来。”林晓抒说，心心扭头看妈妈一眼说：“姥姥，有个话我不说，就是爸爸和妈妈打架那个话！”

“心心！”林晓抒喝道，“叫你尖嘴，乱说我打你，我们什么时候打架了？”

“就是打了！这个样子，砰！碗都打烂了。”心心比划着说。

林晓抒解释说，“其实也没什么，吵了几句，不小心摔了个碗。”

其实他们吵架的理由简直不算理由。

星期天他们一家三口去动物园。公共汽车上，林晓抒看见前排的一个女的把头靠在她男朋友肩上，便也把头靠在余

诗敏肩上，其实她身上还坐着儿子心心，这么一种勉强的姿势一点儿都不舒服，只是为了满足心理需要才这么做的。她刚刚闭上眼睛还来不及品味感觉，余诗敏就抬了抬肩膀，用手挠了挠脖子，等他不动了，她又把头轻轻地靠在他肩上，还没过两分钟，他又动起来，如此反复几次，林晓抒心里就恼起来。

怎么别人的丈夫或男朋友就不觉得痒呢？这一天的气氛，就这么给破坏了！

吃饭时心心淘气，剩了半碗没吃完，余诗敏不耐烦就连碗一起端走了。林晓抒说余诗敏不负责任，问“心心一顿吃那么点能长好吗？”

“他自己不吃了。”余诗敏说，“饿他三天，看他吃不吃。”

林晓抒去厨房替心心盛了点热汤，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负责任的垮肩膀。”女人总是软弱的，不过就是在公共汽车上把头靠在他肩上一会儿，还没说终身有靠呢。

余诗敏说：“你靠我，我去靠哪个？”

“你要是爱我你就会让我靠，还是男的呢，一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都没有。”林晓抒生气地说。

“我就是不想让你靠！”余诗敏也提高了声调，“头发弄得我那么痒，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偏要靠！不稀罕靠你，靠你还不如靠条狗呢！”

“叭”的一声，一只碗被余诗敏用手扫到地上摔得粉碎，两人吵起来，林晓抒还哭了。事后，林晓抒很后悔当着心心的面吵架，可也没料想这小子一回来就告状。

余诗敏第二天晚上回来时家里人都睡了。听见敲门的声音，林晓抒跑去开了门，余诗敏提着个包站在门口笑，说火